

## 种瓜得瓜

文/王贞虎

每次勉励学生,总会引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先贤名言;当了农夫,才知道这些话是有变量的。

到郊外踏青时,常看到农家附近的空地爬满了许多南瓜、瓠瓜的藤蔓,硕大的果实躲在茂盛的绿叶下,像娇羞的少女痴情的望着白马王子般,十分迷人。有了菜园,很自然就想种它。我在墙角播了几颗南瓜籽,发芽后我把它们分成南北两家来比赛。北旱南湿,结果就像龟兔赛跑很快就见分晓。南边的瓜苗吹气似的长着,半个月就爬满了墙边的空地;北边的瓜苗只长了几公分,尽管我每天浇水,它仿佛冬眠一样,激不起一点斗志,我摇摇头,不再理它。

南瓜苗拚命扩大地盘,墙边石头和杂草上绿意盎然,我感激它美化菜园的功劳,为它埋下一堆有机肥。它长得更快了。

南瓜开花了。硕大的黄色花朵像一支支粉嫩的喇叭,在

绿叶丛中分外耀眼,我开心的为它拍下了美丽的情影,憧憬着南瓜结实累累的盛况。南瓜花有公花与母花之分,母花后面有一颗小小的果实,授粉后花落,果实就会慢慢成长。我的南瓜花落后小果实却变黄、掉落;花朵如星星般闪烁不停,可没有一颗成功的结果。问妈,她说:南瓜最好种了,怎会有不结果的?去请教一些老圃,最多的答案是:可能蝴蝶或蜜蜂授粉不够,你要拿一枝毛笔为它们授粉。于是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当媒人,把公花上的花粉送到母花里;也没效。有人说:你可能没有摘心,把主心摘掉,长出其它分枝,就会长瓜了。”可能是施的肥不对吧。可能是营养不良。可能太干旱了。可能太潮湿或营养太好,藤蔓长得太多。

众老圃到菜园里会诊南瓜,看看藤蔓,长得可真壮;瞧瞧花朵,美得没话说;大伙儿七嘴八舌,也没让我的南瓜长出半颗果实来。它仍奋力的

长着,还要努力爬过围墙,到另一个世界去扩张地盘。母亲说:“摘南瓜心来吃也不错喔。”我摘了一大把,果然滋味可口;但尝不到南瓜,心里总不是滋味。

请问一位专卖南瓜的老圃,他说:有啊,有些南瓜很神经,一直长一直长,就是不结果;你最好把它砍了。有了案例,心里就放松多了,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遇到这种比中乐透都难的机率。到同事邻居的菜园参观,发现了一棵长得茂盛无比的南瓜,不知什么原因,就是不长瓜。主人疑惑地说。我的心被重重的撞了一下,仿佛长期受了冤屈的孩子沉冤得雪般,我大声地说:我种的南瓜也是!两人相视一笑。

种了半年的南瓜,一颗果实也没长,查不出它不孕的原因,也不能苛责它,毕竟它也像拚命三郎,努力的生长过,为菜园带来一片生机。但也总不能继续让它生长吧,因为它实在不争气,怕其它果实类植

物也群

起效尤,那我就

徒劳无功了。于是在一个盛夏的清晨,曦日初升,它还在沉睡中,我拿起剪刀,从它的主藤用力一剪,它便消失在菜园里,成为菜园里的一片云烟,我记忆里不解的难题。

秋天到了,亲爱的老婆问:想种冬瓜吗?想起苦瓜的天折与南瓜的不孕,我实在没有信心。《论语·子罕》中孔子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孔老夫子可能也种过不结果的南瓜吧,不然为什么这句话会这么切中我这小农夫的心坎呢?

## 每个梦想都可以飞翔

文/王斌斌

在我们年轻的世界里,有人像鹰一样笑傲于苍穹,有人像海一样散发着激情,有人像幽兰花一样安静平凡地绽放着自己的美丽,也有人像野草一样无所顾忌地生长着:他们生活在边缘,没有人去倾听他们的梦想,甚至有人相信他们也会有梦想,他们活在人们冰冷不屑的目光里,只能如野草般以自己的方式,颓废,惨烈,疯狂,撕碎青春,撕碎他人冰冷的漠视,撕碎隔世般的孤寂,呐喊在荒原上,奔跑在呼啸的风中,狂放地嘲笑这个世界。只是他们心底的声音该如何安放?

家长们喜欢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来教导孩子,而这红与黑的标准却常被用来判定一个人成绩的好坏;老师们喜欢教育学生要洁身自好,慎重交友,而这交友的标准却常常用一个学生是否性格乖巧来衡量。就这样,“野草”们被孤立了。失落时,迷茫无助的他们就像是一座孤岛,没有力量去追求明媚的远方。他们也有梦想和渴望,而他们所需要的也仅仅是一种温暖的力量。

我看见过一个不良少年在公交车上以瘦弱的身体帮下车的老人将重重的麻袋送下,而靠门的大人却无动于衷,少年的脸没有一丝表情;我遇到过一整天惹是生非的学生在做错事后走到我面前低声说了句对不起,然后安静地走开,他脸上的表情倔强而又隐忍。也许我们都遗忘了,他们也被误解、被伤害,而他们的不羁与倔强也只是伪装。伪装不在乎被爱,伪装坚强,仿佛以一张不动声色的脸便可掩盖所有的委屈,所有无处诉说的伤痛。善良是人心根根深蒂固的东西,他们只是一个受过伤、沉沦了的孩子,和他人一样善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漠视、去鄙夷、去放弃这样一群孩子呢?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孤独地面对生命的无助,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屈辱中走向阳光,每个人都渴望爱与被爱,都呼唤梦想,呼唤希望。当敬爱的老师您在对一个差生横加指责的时候,当亲爱的朋友你还在蔑视嘲讽一个堕落的少年的时候,想想他们的善良,想想他们的渴望,想想在爱里,其实每一个梦想都可以飞翔。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花海,那里有很蓝很蓝的天,有童年的风车,有纯真的笑脸,有年少的梦想。不管时间改变了一个人多少,那片花海都会是人心中最深的渴望,都是心中温存的善良;或许我们更应该学会爱与宽容。时间分割成对角,光影里流转着年华;花海流连处,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获得幸福。

非常感受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dwhb@163.com

## 母亲的岁末订报

文/叶轻驰

每年的年底,母亲就会开始订报纸。

有一次,看到母亲一脸认真地看着订报的单子,逐一筛选,我不禁觉得好笑。母亲不过小学毕业,识字不多,看报纸实在有点费力。而且,母亲也不是喜欢读书看报的人。不知为何,每到年底,母亲就成了订报的积极分子。

除了订报,看报,母亲还有剪报的习惯。有时,看完当天的报纸,母亲就会神秘兮兮地把报纸拿到卧室里,将某篇文章剪下,贴在专门的册子上。有一回,和母亲聊天时,我随口提出,想看看母亲贴剪报的册子。哪知,母亲头摇得像拨浪鼓,怎么也不同意。

本来只是随口说说,可看

母亲这么坚决,反倒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之后,我好几次提出想看看剪报,可母亲的态度都一样,坚决不同意。

后来,有一次,母亲急病发作,住进医院里。因为太过匆忙,安顿好母亲后,我回家收拾母亲的衣物和一些生活用品。无意中,我看到了放在抽屉里的剪报册子。好奇之下,我翻开一看,心中顿时一震。

母亲剪下的文章,看看署名,竟然全都是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订报情节。母亲识字不多,也未必喜欢读书看报,但因为儿子的文章发在报纸上,母亲便开始订报,收集儿子发表的文章。母亲是个内敛的人,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便一直



不想让我看到剪报。

我这才明白,原来订报是母亲爱儿子的一种方式。难怪,每次看到母亲订的报纸,我都倍觉熟悉。现在一想,那些报纸都是我发表频率最高的报纸。

一直到现在,我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知道了这件事。在母亲的心里,这是一个和和爱有

关的小秘密。不过,每一年的年底,每次到了订报的时候,我都会替母亲选好报纸和杂志。看到我选定的名单,母亲有时也觉得奇怪,竟和她所想的极为吻合。

如今,又是到了年底订报的时候。订一份报纸,让母亲的爱延续下去吧!

## 藤蔓的姿态

文/佟晨绪

老家房屋的后面有一块地,因为经常没有人耕种,就一直空着。长久以来,它成了我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故乡里唯一的一片乐土。

那块空地上有一棵树,是

一棵又粗又壮的梧桐,它光滑的树皮泛着柔和的光泽,碧绿的叶子像一把把相互重叠的小扇子,在阳光下交织成一片浓荫。炎热的午后,我经常懒洋洋地躺在树下,阴凉极了,静下心来时,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清香。

树下长着许多不知名的野草,草丛中又夹杂一些不知名

的野花,有红的,粉的,蓝的,白的……各色的花零星地散在草丛中,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那朵朵小花像闪烁的星星,像阳光下的鱼鳞,又像调皮孩子的眼睛,生动迷人。

原本是一片美丽的风景,可是因为藤蔓的出现,我的心情一下子打了折。那四处攀爬的藤蔓,有着像老妇龟裂的手一样粗糙的茎,不小心就会碰到,刮得人很疼。稀稀疏疏的几片叶子,像没有水分似的,又瘦又黄,难看极了。它们像无骨的皮囊,总是死皮赖脸的绕着梧桐生长,倘若没有物体支撑,就会立马瘫下去。一旦遇到障碍物,它们便胆小地绕开。我恨不喜欢它们,总想将它们铲除,

可母亲拦住了我,说:“不要动它们,它们生长得多不容易啊!”我只好作罢,可是随着季节的更替,它们似乎长得更快了,我终不喜欢它们没有尊严、没有骨气的样子。

转眼冬天到了,我暗想,这些没有骨气的藤蔓应该都枯死了吧!可周末时回去一看,却恰恰相反。野花凋落了,不再散发出迷人的芳香,梧桐叶子也枯黄了,失去原有的光彩,只有藤蔓,依旧充满活力地肆意蔓延着生命。没有大树的遮挡,它得到了充沛的阳光与雨露的滋润,如今居然换上了一身的新绿,片片绿叶直逼人的眼……

远远地望着这些在寒风中挣扎的藤蔓,不觉间,一股敬意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它们默默无闻,没有花的芳香;它们丑陋软弱,没有梧桐的魁伟优雅。遇到宽敞处,它们极尽张扬;遇到障碍,它们“另辟蹊径”;它们蜷缩在底层时,却从不言弃,等到时机成熟,它们便力攀生命巅峰。它们这种能屈能伸的超然姿态,让我暗愧不如!

